

古穰文集卷之十七

墓誌銘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文安伯追封文安侯謚忠僖張公墓誌銘

今世勛臣之盛無如張氏一門蓋永樂初靖難之臣雖衆而功之著者河間定興兩王也天順初翊戴之臣雖多而功之著者文安太平兩公也嗚呼張氏父子兄弟四人咸建非常之功此所以享福祿榮名于當世與國咸休也與文安之終其子斌前期來請葬銘按狀公諱輓字文端河南開封祥符人父諱玉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榮國公追封河間王謚忠武母王氏元

判樞密院事執中之女追封河間王夫人。生三子。長諱輔。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理佐運。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英國公。追封定興王。諡忠烈。仲即公。天順初。自太子。太保。兼中軍都督府右都督。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文安伯。追封文安侯。諡忠僖。季諱軌。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平侯。追封裕國公。諡勇襄。公自幼聰穎。動止不凡。六七歲時。即能習禮儀。讀書史。悉通其大義。稍長。益力于學。不尚紆縵之習。河間王早已死。國公不及逮。事事母夫人。尤篤愉色。婉容可方古之達者。敬禮其兄。若嚴師焉。於弟尤盡友愛之道。親賢取友。樂善不倦。由是上下皆得其懽心。母夫

人特鍾愛之。永樂中以勛臣子入見。

文廟竒之。特授金吾前衛指揮使。歷

長陵神策兩衛公益。淋慎自將。大獲時譽。正統初。

今上念公父兄之功。且姻聯戚里。進錦衣衛都指揮僉事。

日侍。經筵十四年。以勞勩陞僉後軍都督府事。領禁兵。

宿衛。蓋以公勛戚故。託以心膂之寄也。尋加太子太保。又

進兼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公益恐懋小心夙夜。在公務竭

忠。蓋所部將士咸畏愛公。而不敢犯天順。改元。

上復位。公首以翊戴之功。封伯。食祿一千三百石。子孫世

襲。賜以誥券。仍典宿衛。兼都督府事。三年。以老疾乞謝

事。

上念公宿德特許優閑調攝且命醫專視養子有加時致存問五年冬

上思公欲一見特遣中貴人賚寶鏹三千緡及白粢羊酒等物往賜公且道意遂力疾強起入見

上甚歡顧問良久命公仍典宿衛寵眷彌隆六年春忽疽發于背自謂不可復起乃上疏言臣本庸謬遭遇

聖明安享高爵方圖報稱柰何大數止此惟

皇上以宗社生民為念任賢治理用臻康泰臣瞑目於泉下矣他無所請

上惻然以手詔諭公曰覽卿所言忠愛可嘉今卿疾勢雖篤尚加調護以副朕意即日遣中貴人賚白金百兩往賜

之命至而公薨矣實二月三十日也距生洪武庚午二月一日壽七十有三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追封賜謚及賻儀悉從厚典遣禮官諭祭工部治塋事公之死生可無憾矣公風姿清偉辭氣雍容接人謙恭絕類儒者暇則閉戶觀書為盆池聚石襟植花卉以自適賢士大夫至則倒屣出迎講說道義疊疊忘倦性不嗜酒而待客務盡款洽尤好吟詠於凡古詩無不熟覽亦敬禮方外之士內典丹書悉得其旨繁教子務循禮法而治家尚儉所居賜第未嘗增新見孤貧者必傾財以賙之俾得所而後已聞人之善稱道不釋口有不善則避之以故人人企仰而被其容接者自以為幸噫勛舊

戚里門第之高爵位之隆求其清聲雅望如公者豈多見哉公配侯氏有淑德累封文安伯夫人子男四人曰鑑曰瑄早卒曰斌為勳衛即繼爵者曰昌女三人一適後軍都督郭英一適保定侯梁瑤一適李玉孫男四人曰亨曰洪曰溥曰清斌等以是歲某月某日奉塋于都城南盧溝橋之西從先兆也銘曰勳戚之家有美張氏父子弟昆以續以似惟忠僖公志行允敦不矜以驕侃侃王孫左公右侯惟我同母篤是天倫惟孝惟友荐膺

帝眷時譽孔昭帥兵宿衛遑恤其勞翊戴之功在公允偉爵與功崇介此繁祉公也危懼翼翼小心謝病欽迹深淵是臨

帝起復公橐鍵甲冑相古先王人惟求舊忠誠允蹈之死弗渝懿哉行實允宜特書泚泚武臣公為稱首勒銘堅珉千載不朽

資善大夫刑部尚書劉公墓誌銘

劉之先河南祥符人其遠祖有曰功甫者仕宋為江西萬安丞子孫因家焉自是以來宗支蕃衍代有顯宦具劉氏家譜公諱廣衡字克平曾祖仁一祖昭年父俊英俱業儒不仕祖父以公貴累贈資善大夫刑部尚書祖妣鄭氏妣歐陽氏累贈夫人公自幼穎敏在醜夷中卓異如老成早失怙恃遭家多難諸弟幼弱公與兄廣泰綜理家務家遂以振閭里莫不嘉羨曰劉氏有子矣洎長入邑庠授易于

鄉先生翰林檢討宋琮永樂庚子遂領江西鄉薦益肆力於學登甲辰進士第宣德戊申拜刑部廣東司主事乙卯陞陝西司員外郎正統丁巳再陞浙江司郎中凡歷三署廉明之譽翕然庚申秋 朝廷軫念四方多罹飢饉欲廣蓄積以禦荒歲乃簡廷臣分理預備之政 勅以便宜從事公在首選往浙江即日上道遍歷郡邑所區畫甚多得粟數百萬石為四倉以儲之復督勸有司築陂塘抑豪強拯困弊事集而民不擾既還 朝廷嘉之甲子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命專理重刑凡疑獄賴公而明者甚衆己巳陞陝西布政司右布政使明年 上以陝西邊務方殷特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關中

公益感激自效條陳數十事皆安邊禦寇利國便民急務多見施行時邊報多警公從容裁處咸得其肯綮督脩城堡七十餘處復奉 勅轉輸軍餉數萬石於邊城適歲旱民飢因設法濟之俾不失所而公家之務亦辦尋 召公還京治院事未幾復 命往錄南京法司之獄多所平反既還有白金綵幣之賚壬申秋復奉 命糾察湖廣庶職之廉貪者凡所黜陟人服其公且條陳軍民利病數事多見采納既還勞以羊酒時福建浙江民鄭懷冒王孝心等作亂特 勅公馳往督兵捕之至則賊已就擒公察其嘯聚之故以山有銀場連亘深僻賊得以潛伏其中即命伐山通道且奏設縣治以便巡視其患遂息已而守臣以所

獲賊屬俱論謀逆報功希賞公覈其實得首惡者十人餘
悉縱之事峻而還 賜白金綵幣甚厚丙子復奉 勅巡
撫遼東提督軍務鎮靜不擾遠近悅服天順改元春
皇上復位特召公還陞刑部左侍郎八月遂進尚書累膺
金帶綉袍之賜公感

上知遇益自力以圖報稱秋九月忽遘風疾而瘖即上章
懇乞骸骨詔許之既而言語如常衆醫皆喜曰公疾瘳矣
公獨不以為然惟諄諄屬後事未數日疾果復作竟不起
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享
壽六十有四

上聞訃嗟悼遣官致祭于其家復命有司為營塋事公為

人直諒通敏寬厚坦夷處已接人一出於誠不立崖岸平
居溫然和氣可掬及遇事能斷毅然不可奪而廉介之操
始終不渝雖歷通顯服食無異於寒士尤以文學推重於
時所為詩文有集藏于家娶康氏累封夫人子男四曰述
古曰述憲中順天府鄉試曰述某曰述績為邑庠生女三
長適歐陽聰次適蕭欽訓次適王鴻孫男二孫女四銘曰
菁有松焉挺然秀拔石有玉焉孚尹旁達大江之右懿此
劉公卓卓溫溫如玉如松發跡司刑發歷三署巨臬名藩
大有時譽都臺荐升司寇載登既忠以勤

皇寵是膺惟德之厚惟才之長惟學之富懿此劉公邦家
之光胡不憇遺皓首巖廊我懷伊人昭代稀有刻銘堅民

永世不朽

中憲大夫大理寺左少卿李公墓誌銘

庚辰歲暮

上將時享太廟前期詔百官涪祀者皆致齊大理李公與其僚友同宿公所夜談二鼓盡乃寢至五鼓將趨朝訝公久不起視其寢曰死矣傍無細紀之僕京邸寥寥殆無以為殮嗚呼悲哉踰數月其長子匍匐而來泣請銘子與公同朝久相知又稔不復辭按其友國子祭酒劉益先生狀公諱茂字茂萼唐西平忠武王裔也忠武七葉孫曰祖堯始徙吉水之谷坪至十七葉孫人傑復徙縣治學宮之東公曾祖諱永吉祖諱文恭俱隱弗仕考諱伯葵以公貴累

贈奉政大夫大理寺丞妣劉氏贈宜人公二歲失恃母氏撫育之成童見其天資穎異俾從師講學學大進有司選為邑庠生益勵志不懈宣德乙卯以易經領鄉薦正統己未登進士第尋丁內艱哀毀踰禮鄉人稱其孝釋服擢大理評事讞獄平恕有聲遂授勅階文林郎己巳用廷議陞寺丞景泰初以南京舊都諸司庶政多怠弛特勅公按行至則考覈百司而黜陟之審錄獄情而伸理其枉事竣乃還初衆以公為晚進當此重寄慮或不勝既而舉措得宜如碩望老成者始加嘆服尋上治兵安民救時急務凡八事多見采納賜誥階奉政大夫未幾進右少卿乙亥復奉勅錄南京法司殊死已上獄俱得其情聲譽益

振時南京大理缺人遂命公掌寺事天順初召還進左少卿公愈益盡心刑事復受 誥階中憲大夫遂至不起公天資淳篤操履端慎孝友之行著于鄉邦而性尤尚約所得祿入計一身用度悉分以奉諸兄及賙宗黨之孤乏者平生不喜以賢知先人雅度雍容僚友莫不愛重為文典實類其為人死之日喪具不備衆為之鳩金以助 朝廷聞訃遣官諭祭於其家公生永樂丙戌十一月十八日卒於是歲十二月二十七日得壽五十有五配鄒氏累封亓人子男二長曰全次曰竒女三長適某次適某皆名家子也全扶柩南歸卜以某歲某月某日葬於某原為之銘曰 惟家之約乃士之常惟公起家以約自將奮自布帛歷登

顯任祿入之餘宗黨是振宅心仁恕獄多平反某子與張曾不憚煩惟德之原曰孝曰友公能克之宜臻永久今胡不然有命在天公雖往矣清言綿綿

鎮國將軍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孫公墓誌銘

公諱顯宗字光表別號澹樂世居濟南之鄒平故會昌伯贈太傅安國公謚恭憲忠之子今太保會昌侯繼宗之弟母董氏安國夫人張氏其生母也公自幼俊爽異人居常幹蠱太傅之為永城簿公侍行太傅蒞政時公即扃門自守不納私謁太傅竒之以為有子已而董工脩 山陵不以家務累心蓋倚公也

宣廟為皇太孫時冊公女兄今

聖烈慈壽皇太后為妃宣德改元正位中宮

上命中貴人劉寧取公昆弟至京入見

上喜公動止詳雅以為府軍前衛指揮同知 賜錦綉衣
一襲宴于宣武門賜第宅一區于東華門左公嘗隨侍習
武藝

上見公騎射精熟又大喜賜以珍禽一日

上取魚于太液池分賜公昆弟烹食之次日公不至

上曰得無以魚骨梗之乎及公至果以是對

上大咲曰偶爾中耳正統改元以公昆弟至戚待之愈厚

己巳秋車駕北征命公留守公夙夜弗倦屢獻良策景泰
改元有小人貸公白金不償反造謗言 朝議欲陷公且

密緝之公坦然略不介懷久之事乃釋天順初公與大
暨昆弟子姪同迎

英廟復位特 賜勅褒獎陞都指揮僉事累 賜金帛棹

幣鱗龍麒麟袍服尋陞都指揮同知食祿錦衣衛天順甲

申十一月十七日以疾卒距生永樂戊子五月十二日享

年五十有七公荷

列聖眷顧之隆三十餘年小心翼翼未嘗敢以貴富驕人

雖在優閑日勤朝謁為人慷慨讀書好義居家孝友安國

夫人喜公勤誠鍾愛之無異己出每退 朝昆弟會于一

堂怡怡終日子孫眷屬多至數十指無乖爭者性樂施予

婚人之男嫁人之女舉人之喪不一而是屬續之際無他

言惟顧其二子曰勉盡忠孝計聞

上哀悼遣官諭祭於柩前復令有司為營葬事公娶李氏繼丁氏再繼吳氏俱封泚人生子三長曰琥早卒仲曰瓏季曰璠俱錦衣衛千戶女三長適神策衛指揮李謙次適散騎舍人郭嵩次適寧遠伯孫任勇孫女一在室卜以成化元年二月十一日葬香山之原從先死也銘曰貴官常情驕奢自至有不驕奢孰尚其志懿此孫公安國是承不侈不矜澹樂自名豈惟澹樂篤是孝友賙貧恤孤惠亦多有譽隆戚晚孰如公門惟弟惟昆惟子惟孫公今已矣世澤有繼我銘其藏永永無替

中奉大夫湖廣右布政任公墓誌銘

公諱禮字敬謙別號澹齋世居西江之豐城前人歷有顯宦有至司空樞密副使者七世祖陸呂登宋景定進士官大理評事祖原傑以上多隱不仕父載遠以公貴贈朝請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叅議母鄭氏贈恭人公自幼穎敏為父祖鍾愛稍長從明師遊力學不倦永樂庚子以詩經領鄉薦遂登辛丑進士時二親尚無恙間得請南歸扁其堂曰順親鄉人榮之越三載召至京遣持節冊封 楚王禮成而還凡 王府金幣之賚俱弗受

文廟對廷臣屢嘉獎之宣德丙午擢工部營繕主事司素號繁劇公至理之裕如尚書吳公大奇之由是闔部章奏移文必經公然後行戊申奉 命取淮浙工人四千餘赴

京公持法雖嚴而撫諭甚至未有一後期者同行五人皆以悞事黜惟公得譽特賜勅進階承德郎時議欲脩宮殿者僉曰此大事也非採辦於四方不克成惟公久在營繕知所積是用與否乃召公問狀公上章極言其不便遂免採辦事竣朝廷賜綵幣以旌之甲寅以秩滿陞郎中勤慎之操愈勵正統戊午丁外艱服闋用薦陞四川布政司右叅議善政甚多流移之民得公招撫而復業者八千餘時雲南貴播夷不靖連歲興師公奉勅督軍餼十餘萬斛或遇寇阻不為懼兵以足食師還有欲論功者公止之曰此亦分內事何足言己巳丁內艱景泰癸酉改河南值歲荒公振貸于諸郡活飢民數十萬乙亥春秩滿用薦

陞湖廣右布政使給前任誥進階朝請大夫特苗寇作

亂朝廷命將討之督軍餼之功在公尤多天順庚辰春

以老疾致仕方將優游林野以適其所適居三月一疾而

逝是歲七月十七日也距生洪武乙亥六月二十日享年

六十有六公天性孝友襟懷坦夷急於濟人而薄於自奉

其接人也誠不設崖岸居官四十年聲譽籍甚可謂人中

之翹楚者矣配周氏繼蔣氏累封恭人子男三長曰善順

天府儒學教授次士淵次士雷女二長適萬景同次適黃

成章孫男六孫女四善卜以是年十一月某日將奉塋于

邑山之原乃以國子祭酒劉益先生之狀來請銘銘曰先

世之澤遠以長瞻彼後裔如蘭芳有卓其孫才且良讀書

起家煒有光歷躋膺仕奮顯揚佳聲籍籍聞四方存膺
寵錫雲錦章家庭夙志允已償早圖晚節歸故鄉全歸瞑
目丘中歲嗚呼新阡城下岡太史之銘在幽堂後千百載
無毀傷

奉訓大夫吏部文選員外郎尹君墓誌銘

尹氏之孤曰天覺持其父之行狀泣且告曰愛吾父者莫
厚於執事幸而銘諸墓吾父之目瞑矣噫我知尹君者為
銘固宜按狀君諱弼字廷佐號介菴常之宜興人也曾祖
俊卿祖伯敏俱不仕以善名一鄉父時中篤儒行居毫溪
之上嘗構一軒聚圖書其中扁曰清趣以自適鄉人稱毫
溪處士云以君貴贈承德郎吏部文選主事母吳氏贈安

人君自幼端謹為父母鍾愛年十八入學為生徒時父母
繼沒哀毀過禮里人悲之正統戊午以書經中鄉選明年
入太學學益富尋歷事吏部警譽勃然聞播紳間正統甲
子春冢宰試其能曰主銓事者非此人不可乃請於
上而授之君益自力期副所知遇既六載勤慎如一日
上嘉之賜勅授承德郎正統丁卯進署員外郎適

東宮初建詔中外之署職者咸即真君與焉復有白金文
綺之賜又進階奉訓大夫方期以大用而一疾不起矣予
昔與君同官交好最久見其處已待人一於謙恭不少懈
言若不出諸口而勤於職務人莫能及蓋訥言敏行之君
子也為詩善古選有漢晉風味尤精於篆刻好畜書畫適

趣於琴性不嗜酒而喜延賓客此其高情出於塵表夫豈
流俗所能測哉君生於永樂丁亥八月十三日卒於景泰
甲戌正月某日享年四十有八娶吳氏封安人子男四人
曰天民天覺天常天秩女二人幼在室天覺等將歸葬於
其鄉某山之原銘曰以德則壽以命則乖從古則然豈惟
君哉嗚呼玉之佳在乎無瑕君之德百世之誇歲之于幽
而不泯者有燁其華

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予正統初聞錢塘鄭君為兵部主事有能名而未識也間
邂逅相遇接談之頃始悉君才識副其名君亦待予若素
交者未幾君以薦陞而去久之不相聞則君已謝事歸矣

天順庚辰

廷試進士第三人曰鄭環乃君之子也

喜賢者之有後足以慰君一日環忽衰經以來泣且告曰
環父沒矣幸憐而銘之嗚呼予與君豈一日之雅哉按其
鄉人大理寺丞夏時正狀君諱壘字良載輿齋其別號也
君自幼雅飾如老成人稍長從鄉先生受業奮勵不少懈
凡經史子籍靡不涉獵發而為文辭理嚴切一時耆德宿
儒皆折輩行加重莫不喜曰鄉里不乏人矣永樂中以春
秋領鄉薦登甲辰進士第賜歸于家乃構堂於後圃扁曰
樂存以奉親宣德中以外艱服除擢兵部武選司主事遽
理繁劇若素練者時靖遠伯王公驥為尚書深器重之三
年以績最賜勅階承德郎九年復以績最陞南京刑部

江西司郎中君曰今日之職務尤當盡心者凡理獄訟務加詳焉有以舟行賈載兵自防者附舟之人因他事忿爭委貲而去誣以強劫因獲兵具論死君獨疑之鞠審所由事乃得白有甲乙相毆者乙以病死誣甲故殺既成案君直其枉遂得減論凡辨獄多類此嘗上疏言獄情數事朝廷多見采納部長或公出必委君署之尋 賜誥進奉政大夫備正庶尹一日與長官論議不合嘆曰吾不能隨以固位遂乞休致時景泰辛未年五十有六耳或曰君年力未衰何去之決乎君曰吾欲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况老母垂白在堂得遂膝下之養何樂如之聞者服君既居家奉親之暇課子讀書門無雜賓淡然若與世

相忘者預營壽歲于碧梧之原時遊其中其情之任達如此舊有寒疾忽發會母亦避疾君遂驚憂不起屬纊惟以不終養為欠卒在天順辛巳正月一日距生洪武乙亥十二月二十九日得壽六十有六君為人簡重不尚浮靡尤寡嗜好有古法書名畫彝器人或持去亦不顧惜所著有甲辰稿與齋集措菴集若干卷藏于家君之先汴人七世祖筠孫仕宋為太中大夫從高宗南渡居越之山陰曾祖克明從陳旅游錢塘愛其山水之秀遂家焉祖備父璧俱不仕璧以君貴累贈奉政大夫備正庶尹南京刑部江西司郎中母陳氏累封太宜人配洪氏封宜人子男四人長即環翰林編脩次瓚次璽次璵女三人長適劉英次適王

璋次在室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卜以是歲某月某日啓窆
而窆之銘曰錢塘之秀鄭君生焉出而用世業光於前惟
位於才人不為滿君則泰然兢兢自勉惟彼冥數以乘以
除孰如晚節有美今譽我昔會君知為大器今為君銘悲
思曷既碧梧之原安此泉宮君名不朽棄海是同

封翰林院編脩文林郎徐君墓誌銘

今之制子官於朝三年即推恩及父如子官蓋人君以孝
治天下其典未有盛於此者金谿徐瓊為翰林編脩三年
其父即受勅封未踰年而卒嗚呼瓊之父死其可以無
憾矣夫瓊持脩撰黎淳狀請為銘按狀君諱文字貫通別
號拙逸其先世居臨江有栢軒翁者仕宋為撫郡博士因

訪友人吏部尚書吳鼎于金谿見栢岡之東陽谷山水佳
甚乃卜居焉遂為金谿人高祖淵尚志明經與中書左丞
危素為布衣交素薦不起鄉人師之稱松坡先生曾祖昌
祖克明俱隱弗仕父邦用性愛竹手植萬竿作亭其間吟
詠自樂因號萬竹翁母李氏繼母毛氏生子七人君其長
也少從鄉先生遊讀書不少懈或勸之出仕曰非吾志也
乃躬耕玄洲之上植有豐產遂泝江漢遊吳越以有易無
而歸曰奉親之具足矣由是不復出平生所適惟四書義
帖每究其義而玩其摹曰道藝在是宣德間父年高且倦
以家政付君君夙夜任之不數歲費用倍于前事繼母尤
委曲盡孝得其懽心居親喪哀毀踰禮服盡而情不衰立

塾延師以訓族黨子弟婚娶慎擇所宜以故子姓繁盛幾
千百人正統辛酉歲大饑君慨然出粟千石以助有司賑
濟既而朝廷下勅旌異乃讓其從父邦任景泰壬申復
饑君再出粟七百石有司請立石君止之曰濟之以僥名
非吾意也鄉有貧者輒應之不計其償里豪有犯君者為
其隣搆死婦誣之屬君為證君曰吾聞君子以直報怨遂
白其誣有竊君之困儲者君曰我有餘而彼不足無恠其
然也盜聞之感悔性嗜酒不為所困不喜奉老釋或以福
田利益為誘輒正言斥之賞雖饒裕而自奉甚薄初結屋
玄洲號稼菴晚悟機非遂更今號及子瓊進士及第官翰
林嘗勉之曰清慎忠勤四字不可缺一違吾言非孝子也

邑大夫歲時請鄉飲以爵推之輒避不與殆所謂一鄉之
善士者與卒在天順辛巳六月二十五日距生洪武庚辰
四月六日得壽六十有二配黃氏封孺人子男二人長即
瓊次曰瑤女二人長適龔克初次適楊仁政孫男五人卜
以是歲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已能官者才之持
也子能官而已受封者德之植也才是榮乎身而顯名德
足裕其後而承式也若徐君之不仕豈徒云哉抑尚德也
嗚呼惟德是尚故報施之不忒也慶鍾于家鄉問是則千
載之下其德音昭然而不泯者庸非賴此刻乎

古穰文集卷之十七

古穰文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輔聖莊懿夫人蘭氏墓誌銘

夫人姓蘭氏山後興州人自幼聰泚為父母所鍾愛洪武三十六年年二十有六被選入掖庭勤慎小心容止端重宮闈之譽藹然歷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奉宸侍御凡五十有九年不懈如一日亦未嘗有毫髮過舉而寬裕和柔之德著於上下累朝眷注之隆莫與為比用是受封輔聖夫人天順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一疾而逝距生洪武九年四月二日享年八十有五訃聞皇上為之哀悼不能已六宮無不痛惜一日

上召臣賢曰輔聖夫人實朕之保母卿須加意為諭祭文
臣賢奉命惟謹翌日遣官行禮謚曰莊懿贈賻之儀悉從
厚典復命有司營葬事以內臣一人掌喪

中宮以下罔不吊祭其生榮死哀之盛可謂千載一時者
矣夫人從子曰清以夫人貴特授錦衣衛正千戶卜以今
年十二月某日窆於西山某地之原乞予為銘納諸墓中
予以夫人之德之功何可以不銘銘曰猗嗟夫人負此秀
質入侍 宮庭威儀秩秩明明

列聖咸用爾嘉曾不恃恩寅畏彌加保我

聖躬益殫厥慮翼翼小心佳譽益著乃食其報既壽且康
福祉駢集御事之光生榮死哀膺此異數匪人之為實天

所付孰曰泉室而日闇然有銘在石昭千萬年

夫人陳氏墓誌銘

天順二年冬十月宣府守臣武強伯楊公走書京師抵予
曰哀子能無似粗效犬馬之勞至有今日深惟母氏鞠育
之恩祿不逮養抱此無涯之戚往者 朝廷推恩已贈夫
人茲欲為不朽之圖敢抒情素於大君子之門覬惠然以
銘諸墓予重其言而從之夫人姓陳氏世家陝西漢中父
諱真漢中衛百戶母某氏封安人夫人性溫厚莊恪善女
工自幼為父母鍾愛比長擇所宜配曰非佳士不可時名
家子楊宗禮有鄉曲之譽以媒通焉遂受夫人於陳氏之
廟而歸於正室夫人曰吾聞婦道之良惟孝敬勤儉而已

自是事姑惟謹凡數年卮匱用不敢假與不敢私閨儀肅
整不少怠紡績補綴不憚寒暑衣食自御不厭粗惡姑喜
謂人曰自新婦入門吾心未嘗不樂也未幾姑喪哀毀幾
絕歲時備祀如事其生子能初事家人產業夫人教之曰
人生天地間不見用於時非男子也能自是從其伯父昌
平侯洪立戰功 朝廷嘉之累官都督又自邊城用薦者
入統京營兵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特命佩鎮朔將軍印鎮宣府威聲震懾與昌平
相望遂膺爵封實夫人義方之所致也夫人之沒景泰辛
未二月十四日距生洪武辛酉十一月十三日享年七十
卜葬于京城坤隅釣魚臺之原 朝廷賻祭之儀甚厚宗

禮以能貴受封榮祿大夫都督同知子男一即能也女一
適都指揮劉政孫男幾人女幾人銘曰猗嗟夫人漢中之
秀榮祿之妻武強之母桓桓武強為 國虎臣義方之訓
孰如夫人生榮死哀匪幸之會我銘其藏百世無廢

太宜人李氏墓誌銘

太宜人李氏諱道賢武略將軍温州衛千戶某之女少保
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文簡公淮之次室太常少
卿采之母就養於京餘二十年忽一疾而殞采悲痛毀形
來請塋銘予重文簡公為先達采又從事館閣中銘不可
辭按其鄉人主事鍾清狀太宜人父母蚤亡有內戚王夫
人者憐其幼且孤而育之太宜人天性仁孝遵王氏壺範

未嘗少怠而織紝剪刺之事皆習為之精於是二姓姻黨交口稱譽無間言時文簡公年四十無子大為宗祀懼思同里閨女在室者無如太宜人第慮其生嫌託親故察其意太宜人慨然曰吾孤苦存活得托君子之門幸矣母夫人聞之喜遂為公以禮納之正室夫人楊氏嚴而有法太宜人左右承順曲盡禮意嘗曰詩不云乎夙夜在公寔命不同造物於人自有定分楊夫人聞其言愛重之由是閨門之內穆如也已而楊生二子太宜人生一子時人謂一門和氣所召凡楊所生子撫摩鞠育之勞悉屬太宜人公嘗罹患難十年時舅姑垂白在堂諸子皆幼復值歲凶太宜人相楊氏竭力治家不憚清苦滫髓之供未嘗缺乏用

是舅姑安之公既遭遇位望日隆祿賜有餘太宜人如昔雖有紈綺置之弗御平居溫恭不見厲色待宗族息馭童奴無叱咤聲尤惜物命不御魚肉惟蔬食終身子婦力勸曰幸得微祿足以奉養何乃自苦如此卒不聽曰吾厭彼而樂此何苦之有采以文翰起家自中書舍人歷太常少卿為吏部考功郎中時例得誥封其親制嫡母在者生母不得封朝廷以采之成器實母訓特賜誥封太宜人蓋優典也太宜人既以子貴心愈謙下或歸美之輒遜避曰有夫人楊氏在吾何敢當人益賢之卒天順己卯六月二十三日距生洪武己丑三月十八日壽七十有五采扶柩南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塋邑之德政鄉大

羅山之原從夫死也銘曰嗚呼宜人斯世之珍早失怙恃
托身至親安分不矜恭侍君子淋慎在躬綏此福履有子
言言克舉其官推恩錫命紫誥回鸞不喙家聲伊誰之力
嗚呼宜人百世之式

節婦封太孺人倪氏墓誌銘

南京倪氏本姑蘇著姓而女之出其門者惟孺人淋德為
最盛孺人之父處士某讀書知禮母袁氏閨範甚肅孺人
自幼聰慧父母口授以書輒能記憶克遵女戒未嘗少違
尤精女工凡剪製之事不學而能以故父母特鍾愛之曰
吾女性行如此豈可儼凡子邪同郡張處士名豫者早有
行義重其鄉媒妁一通曰佳配也即許而歸之孺人既入

張氏之門恪執婦道上下咸宜之處士自幸得內助焉閨
八年處士以疾卒孺人時年二十有四痛絕復甦重念舅
姑年俱八袞二孤尚未成童將何依乎乃晁勉不死於是
獨持門戶經理生業躬自紡績不憚勞苦營甘旨以奉舅
姑無異夫在時撫訓二子日以成立袁氏老而無依亦迎
養焉朝夕承順顏色於三親之傍凡佳味暖帛均奉甚腆
莫不各得其懽心人謂有子者弗能過也已而相繼以壽
終孺人哀毀盡禮安厝得宜歲時奉祀尤謹宗族隣里無
不嘆服孺人初見其子益資性穎異意謂必能起家乃遣
入京庠為弟子員節縮用度以供從師取友之費益乃奮
志力學底于成遂領鄉薦登永樂乙未進士第擢中書舍

人陞大理評事受 勅命推恩贈父如其官封母為太孺
人有司以孺人守節無玷可厲風俗又上其事 詔旌其
門曰節婦久之益為翰林脩撰進侍讀學士為講官知
制誥大獲時譽鄉人咸曰微孺人之力不及此未幾益扈
駕北巡死於難孺人聞之曰吾見得死所矣吾何憾動履
如常時優游太平之世又十有五年而卒天順七年七月
二十日也享壽八十有五生子二人長即益次曰晉孫男
二人長曰翺次曰翺中書舍人次曰翺次曰翺太學生孫
女四人長適晉州知州鄒和次適鄉貢進士周宗次適中
書舍人朱奎一幼在室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卜以是年
月某日塋于某山之原翺奉孺人行狀乞予銘銘曰嗚呼

孺人為妻而宜為婦而孝為母而慈張氏之門孺人大之
獨食其報匪天所私家山之原新塋是基我銘以貞千載
弗隳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韓君孺人徐氏合塋墓誌銘

天順改元之明年春 朝廷大施曠典推恩臣下有父母
七十之上者越例先封贈之因存以及其亡惟時監察御
史韓縻有母與焉鄉人以為喜謂千載之一遇者不數日
訃聞忽至縻不勝其慟鄉人又以為悲嗟夫浹旬之內倏
喜倏悲如此人生於世其果無異於白駒之過隙矣乎縻
抱哀捧親之狀踵于舍以告曰不肖既失怙矣幸母氏之
存方少伸祿養而又棄背實不能堪計惟不朽之圖在銘

惟鄉先達有以惠之則存沒之感寧有既乎予不能辭按
狀槃之父諱昱字永輝世居彰德之安陽曾大父諱有昌
隱居不仕大父諱性之仕元為萬戶父諱徽洪武間用薦
為陰陽正術生子四人永輝行第三少有大志以家素業
儒因從鄉先生遊窮理之餘始為舉子學永樂庚子年踰
弱冠遂領鄉薦中乙榜授陝西米脂縣學教諭其為教也
嚴而有法弟子多所造就以宣德己酉三月十一日終于
官距生洪武庚申某月某日得年三十有八生徒皆哭失
聲為之心喪焉以槃故贈文林郎監察御史配徐氏為孺
人孺人訓導伯詔之女自幼為親所鍾愛洎歸韓氏時姑
嫜在堂孝養惟謹而待姻族禮意周洽稱之者無間言既

居綜理家政撫育諸孤皆有道守節凡三十餘年方
是命及門而一疾逝矣實天順戊寅二月九日也距生洪
武己巳十月十日享年七十子男二長曰榮嗣祖業為陰
陽正術次曰槃雲南道監察御史女三長適卜林次適千
戶張銘次適王英孫男四女七邑城之西孫平村之原其
宅兆也槃將歸而合窆之銘曰師道之良宜壽之長胡彼
善人中道而戕較之子淵歲已多六况其門墻顯有私淋
越配之貞誓死靡更撫其遺孤而底于成惟理之常宜食
其報數莫移兮徒爾增悼嗟嗟沈儼無嘒于斯裕垂後人
顯庸於時平村之原有封夏屋考石之

銘喟然

孺人西昌蕭氏墓表

西昌大族有蕭氏焉今封翰林編脩尹君之室孺人其裔也孺人曾大父斯萬大父安節父德晉皆隱士母王氏生孺人自幼泚慧善女工早失所怙母氏鍾愛之宗賢先生其外祖也嘉其不凡授以孝經烈女傳即能背誦通大意聞說古今人成敗善惡報應事暗記不遺暨笄乃擇配時同邑著姓尹氏子源有子奐重行義甚高咸曰斯人非蕭女為配不可於是孺人歸焉即封君也時姑已早亡孺人至即能綜理家業凡取予應酬悉有條理若素練者親族初以為年少至是咸驚異之子源先以薦入館閣預脩永樂大典書成授福清河泊官便道過家賀客沓至倉卒應待饌具未嘗不精子源喜曰起吾家者必新婦也子源有

子五人封君居行之四孺人處妯娌間善則推之咎則引之用是舉無乖戾視諸子姪均一無間季弟振重幼孤孺人為之娶室置產無一毫德色恒以不逮養姑為恨尤重親黨見貧乏者至輒衣食以賑之遇婢僕以恩義上下之間無有不得其懽者封君嘗坐累臺院往來道途間十餘年孺人持守門戶卒賴以濟家業不至於衰平居志向勤儉澣縫之事雖老不倦所御之服雖弊不忍擇見子直穎秀延師教之日望其成得一異味必留之曰為吾兒奉師也洎直弱冠乃遣入邑庠遂登景泰甲戌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擢編脩天順己卯賜勅命孺人遂受今封初孺人就養京邸宿疾稍作及封君詣闕謝恩得團藥

者數月孺人之疾不減乃偕南還就醫道次星子縣卒於舟中是歲十一月十二日也距生洪武庚辰二月十八日得壽六十子男一即直也女二人長適蕭仲昇次適毛仲練孫男女各一人卜以其年十一月三十日塋邑之江背隴之上嗚呼孺人起尹氏之家可謂賢矣子承乏翰長而直以選屬相好故特表其墓以勸世之為人婦為人母者

故妻贈夫人黃氏墓誌銘

故妻姓黃氏諱泚靜世為將家高祖某曾祖某祖某俱其衛指揮僉事父某族之彥俊者母周氏生四女夫人其季也自幼性慧為父母鍾愛方四歲會子於姑之家姑曰良配也時以為戲言又數歲為宣德改元子入郡庠為

生擇婚未成壬子秋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又明年始娶禽於黃氏正統改元子官吏部驗封主事明年子父母聘夫人於家送至京邸居一歲生子一見而亡嗚呼悲哉子入仕之初官况肅然凡百所需未有不缺夫人既主中饋綜之理之不遑寧居清苦勤儉不數月間家用視前十增六七俾予無內顧憂奈何命之不泚遂至失偶夫人不慮其死第顧予度日之艱雖至彌留猶惓惓焉死之日正統二年三月某日也距生永樂八年某月某日得年二十有八子名鎖住乳婦四易而成甫四歲能誦古歌詩賓至即拜跪應對能典謁矣忽一疾而夭造物者於夫人母子亦何毒之甚邪又踰年歸夫人之櫬於鄧州為壙於城南之

左依舅氏之阡夫人初贈安人再贈宜人再贈淑人今加
贈夫人累膺 恩典光賁泉扃雖盡於壽而淑德不泯為
之銘曰脩短不齊冥冥有定情不能堪付之於命百年瞬
息曾莫之殊銘以歲之終古不渝

誌兒鎖佳文

兒鎖佳李姓未有名賢之子也甫四歲以疾死賢由進士
任吏部主事之明年家嚴與姊送黃氏于京師官舍為予
室丁巳之五月也明年三月十二日生兒母生兒未見即
亡兒鞠于乳婦一周歲三易其氏矣予既續周氏始克為
兒于家漸能飲食再周歲頗能言悅人意俾予不能怒謂
又能拱揖跪拜客至必目一教之詩誦數十篇舉止有若以

憇予與婦鍾愛日加樂無既也三周之前十五日兒嬰疾
便指腹向父母言若有憂色醫者三四更而藥不中証過
周之七日先疾亟視父母淚盈睚睫不能言又明日夜乃
死嗚呼兒鎖住何遽去吾而死也汝生而母亡人皆謂汝
異凡必能成立未四歲而性慧人又謂汝後必能承家予
亦自負如是嗚呼兒鎖住何遽去吾而死也死之旦具衾
棺出化化之時始見其疾脾也脾之疾此地小兒多有能
廖者什伍兒鎖住治非其法竟以此亡嗚呼予齒三十四
矣止一兒又死獲何罪于天而報之如是或者命數適然
天固不能短長於其間然情之所鍾孰能已子之悲乎因
誌其函骨之處以記歲月云

壙誌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平侯追封裕國公謚勇襄張公壙誌

公諱軌姓張氏河南開封之祥符人父榮國公玉是為河間忠武王母王氏河間王夫人長兄太師英國公輔是為定興忠烈王文安伯親其仲兄也永樂中公以勛戚侍
大宗皇帝授錦衣衛指揮僉事洪熙元年

仁宗皇帝嗣位 恩賚有加特陞指揮同知宣德陟光漢庶人作亂

宣宗皇帝親率六師討平之公扈從有功 賞予甚厚仍

公世襲 誥命正統甲子

今上以北虜未靖命成國公朱勇往征之公為前行首敗虜於白城復追至檀帽山虜悉眾來戰公奮擊之虜驚而潰斬馘甚眾凱還以功陞指揮使又用薦陞都指揮僉事與禁兵未幾復署前軍都督府事尋即真時麓川賊子思機發復為亂

上命將往討以公副之既至分道並進一鼓就擒師還至荊州復命公移師貴州以討叛苗會景泰改元遣使詔還以麓川功陞右都督總京營兵天順元年

上居南宮公奉

上聖皇太后勅符與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暨兄輓等協力擁戴迎

上復位論功行賞進封公奉天朔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太平侯食祿二千石賜以 詔券寵賚之
厚莫與為比仍官子瑾為錦衣衛指揮同知是年冬公上
疏曰臣犬馬之年六十有五筋力日衰乞解兵柄以全晚
節

上方倚公不允二年春公得疾

上即命御醫往療屢遣中貴人視公賚與頗繁已而疾愈
劇公復力疾上疏曰臣年命乖蹇藥不奏功旦夕待盡惟
聖明為 宗社生民計選賢任能以圖至治臣即瞑目也
下矣他一無所請

上覽之惻然復命公勉進藥餌以副眷念命下而公已卒
是年三月十六日也距生洪武癸酉九月二十九日享壽
六十有六訃聞

上深哀悼素服罷朝歛日即遣官諭祭喪葬贈之儀悉
從優等追封裕國公謚勇襄配劉氏繼吳氏俱封太平侯
夫人生男一即瑾卜葬都城之南蘆溝橋之西從先死也
公儀貌雄偉負氣剛直以智畧雄人視古之名將不多讓
也其勛績行實之大者將刻銘神道而此特列其槩置玄
堂云

續文集卷之十九

行狀

先祖迪功郎雲南江川縣丞致仕贈資善大夫吏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公行狀

公諱威字希原其先古薊人唐時有官於鄧者見其山水
清秀地腴民淳遂土著焉子孫蕃衍宋光宗時有昆弟四
十八人計三百餘口同爨不分旌為義門歿後子孫用遺
命合塋一丘今墓木成林者餘里號長樂林云曾祖諱
成祖諱義卿父諱寬甫俱不仕以行義為鄉里表率族兄
諱恭敏仕元為陝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以才能為時聞
人至正十四年丙戌公年十四從本郡毛葫蘆義兵二十

五年授金字銀牌毛葫蘆千戶三十二年至陝西授乾州
總帥洪武初棄官歸家十一年有司以才能辟授福建興
化府莆田縣典史尋轉山西平陽府翼城縣任滿以績最
陞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丞乃慨然曰吾聞志士不擇地而
行道用夏變夷此其時乎至邑誠心佐令專事德教而夷
無梗化者有遺愛在民三十一年以年老乞致仕還家壽
七十有八以疾終公器宇魁梧天資嚴重遇事敢為未嘗
苟合所至人稱長者嘗曰士生斯世貴乎濟人聖賢云仁
者愛人四字吾未嘗一時不留心也在江川時民有詬藩
司告商衆欲為亂布政張統責逮捕之令簿咸失措公以
為安知非詐潛往察之無狀明日自詣統白乃止商以故

得安凡事類此絕異之曰他日舉用必此人也未幾統為
吏部尚書會乞致仕竟不能留居家儼然非衣冠不臨子
弟鄉之章縫牧校咸禮於家相與考德問業改行者什九
民有訟者胥質焉一言愧服每羨陳仲弓王彥方之為人
曰士大夫居鄉如二子斯無憾矣尤好施予民有匱乏者
輒恤之不望報族中仰給者十餘家子弟俱事產業嘗曰
良家所事耕與讀耳專耕則俗專讀則窘乃擇諸孫之秀
者為郡庠弟子員用是家聲不墜公生於元至正元年癸
酉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于明永樂八年庚寅九月十九日
正統以來以孫賢貴累贈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娶楊氏繼孟氏累贈夫人側室張氏高氏桑氏生子

男三人長曰善次曰良次曰昇累封吏部右侍郎加封如
公官女二人長適鄧州守禦所百戶丁銳次適郡庠生鞏
智族子曰旺信陽衛指揮僉事孫男十人長曰孟芳湖廣
布政司右叅議次曰仲芳次曰賢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
殿大學士次曰季芳次曰謙次曰興次曰隆次曰讓南京
貴州道監察御史幼未名者二孫女八人正統四年某月
某日葬于長樂林之陽從先死也謹狀

先伯行狀

先伯諱良行二自幼為祖考妣鍾愛方先祖驅馳於仕路
間弗遑家事惟先伯與長伯在家俱方弱冠能自卓立經
營產業以故弗克隨侍然先祖得專意仕進勤其職務抑

以初無家事累心故也當
人之時隨侍者惟家父一人自
福建之山西自山西之雲
南跋涉雖勞而無鄉園之思亦
以先伯能膺幹蠱之任使
闔家數十口不乖不離怡然和
順而無戚戚翼翼之惱焉
洎先祖以引年致仕北歸產業
饒裕用是得享優游之福
十有餘年先伯之力也及先祖
辭世先伯哀毀過禮凡日用
情附身附棺之事必誠必信
已而兄弟三人者議同爨
誓不析居然家之別墅鼎峙南
北遂各守其一得以專力課
業惟先伯於農務最精暇則
督行負販不使生理或輟其
心力之勞視昆季十多四五
而衣食時或不給豈非命歟
先伯為人樸實儉素醇謹無
偽嘗自嘆曰吾竭力生涯不
敢荒怠而資用缺然豈非儒

者所謂耕也。餒在其中者，我吾又聞抱甕灌田之老，惡其用機者，然則吾亦無愧於斯。老夫鄉人無遠近，老少咸推為長者，方六旬餘，忽病，僕遂隆然伏行，有類索駝，即古所謂鮒背者，人以為壽徵。七旬後，其伏尤甚，尺鄉人歲時慶會，必以肩輿迎之，已而送之，不然，莫能自至。至則怡然正席酌，必盡量賓客，雖衆而主人之懽，必係於此。蓋其齒德有足，致人之愛慕者，予自獲仕于朝，始能以俸帛什一為助，歲恒繼之。正統乙丑，予以內艱還家居，憂得類會焉。會則或留，浹辰必盡天倫之樂而去。彼時猶能自健也。景泰癸酉，予奉使西蜀，道經故里，明日即迎至，得奉寢膳十有五日，蓋已衰倦，無復自健意。匆匆拜別，星未兩終，遂

一疾不起，訃音忽至，痛不能與第，恨絆於職，守弗克。自
序寔以盡猶子之情，悵望家山，徒增感悼而已。先伯生二
洪武丁巳某月某日卒于景泰甲戌某月某日，享年七十
有八。娶桑氏，生男二人，女二人。今惟季女適湯氏者存。繼
湯氏生男四人，女一人，俱成立，有配。子懼先伯行實之泯，
敬述其槩，以藏厥後世子孫，有考焉。

中順大夫安慶知府周公行狀

公諱濟，字大亨，世家洛陽。曾大父諱文質，大父諱誠之，俱
隱德不仕。父諱禮，以不羈之才，遠涉江湖，間公既冠，永樂
丁亥春，自入郡，庠為弟子員，博學強記，因讀論語，至父母
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踈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

數十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即棄學徒步
以往再越月抵閩適遘疾已危一見公遂愈乃奉以歸復
入學曰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
甲午鄉薦赴太學學業大進尋歷事烏臺會蠡縣豪民毆
人至死賂同行証一老人已問未決公訊其情有疑既二
日乃得蒙民狀遂出老人闔院異之聞於都堂自後獄有
疑必委公無不得其情適有中官陳姓者

宣廟極寵之因有過大怒送之院鞠之御史嚴繼先輩莫測
上意咸避之公曰何以避為立訊成獄都御史劉觀由此
注意於公會御史缺員以公屬吏部補之公以目疾不就
宣德戊辰夏遂除江西都司斷事初獄有輕重惟都指揮

是決公曰此吾職也彼何與焉雖盛怒執愈堅既久服其
公反加禮呼為大兄藩臬鉅公由是皆壘之癸亥春以父
喪去位居家不作佛事一從文公家禮鄉人咎之謝曰僕
儒者流安敢從佛因嘆曰昔程子之賢亦不能化况我輩
乎服闋調湖廣都司正統改元秋用當道者薦拜監察御
史立朝有蹇諤風士大夫為之改觀二年冬鎮大同中官
郭姓者以豪橫僭度聞於朝廷勅一御史往廉之先往
者不得其情復以公往乃微行代負芻者入其宅盡其遺
法狀朝廷嘉之明年春御史出巡宣府者以邊情劇不
能處分遂自經欲遣能者成曰非公不可公既至邊將為
之歛述邊務一清四年夏以母喪還家躬脩塋域見良方

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因增土數尺是夜
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備吾宅問其名曰乖崖
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葬其地公之
誠能感鬼神如此七年春服除復受命往巡西蜀威州土
官董敏王允讐殺累年不解勢愈大 朝廷勅公率方鎮
兵數千至其境公曰 朝廷本意欲安之撫之不服然後
加兵未晚也吾不忍其肝腦塗地乃令人賫榜於各寨宣
布 朝廷息威且曰從撫者即無罪允讀其榜沉思之書
園字於榜尾令持還衆不解其意公曰此非難見園者誘
禽鳥之媒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示以誠信允大
驚曰非凡御史也即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贖罪敏

一 况服一方遂安 朝廷嘉勞之十年秋復巡鳳陽逢歲
歉民多窘於食公嘆曰此地民飢我飢之也輒開倉賑之
然後聞於 朝有司危之公曰以此得罪甘心焉若俟報
何啻穿井以沃焦釜民賴全活者數十萬事竣會安慶以
人民飢食流離聞且報無賢守之故於是大臣咸推公十
一年夏出守安慶三歲至被象之明日名闔郡父老問其
故皆流涕曰此處三歲不熟矣以子女易食滿載而南者
無虛日公即分命止其舟借漕運糧以濟之子女得存者
不下萬餘連章懇陳歲荒民流之故復乞停稅 朝廷俱
從之首訪余忠宣公祠已毀矣公嘆曰余公昔鎮安慶保
孤城於七年之久仗義死節有功於名教今乃無祠非缺

典乎遂與僚屬各捐俸立祠民之樂從者甚衆俗尚奢親
沒不塋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公乃出令示期違
者罰之貧者助之不兩月無留焉閩中寇起天下騷動安
慶貧民亦欲乘勢乃聚衆強取富民粟富民以盜訟於公
公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即碎其狀曉於貧民曰得其穀者
報以數吾代償之貧民聞之感愧遂解散暇則集職行錄
以驗為政之得失擲垢爬痒務蘇其困民賴之如父母焉
工部尚書周公忱巡撫諸郡獨慮安慶歲必歉至親為綜
理自公下車之後曰吾無安慶之憂矣在任三年以疾卒
六縣之民為之罷市巷哭若親喪頭扶柩至洛陽者數十
人視古之循吏亦何愧焉公為人謙恭不立崖岸外和內

剛事上接下交友無不得其懽心風流醞藉善記子籍凡
事必究其出處雖隱僻事亦精到喜清談遇知己對酒達
旦不寐人論文或忽公詰之即窘復為開之識量過人能
用其智真所謂豪傑之士也生於洪武丙寅卒於正統己
巳壽六十有四配封氏子一人曰端儀用有司舉為陝西
狄道縣丞女二人長端貞歸于賢次端潔嫁國子監學錄
王讓景泰改元端儀葬公於邛山駱駝峯之陽從先死也
謹狀

傳

丁三老傳

三老姓丁氏名廣居鄧州天資淳篤好施予初立別墅於

城南三十餘里率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有兄析居城中而貧三老夏供麥秋供米歲以為常時具酒殺躬詣兄所盡歡而回四時製衣必先其兄寒則撫兄背曰衣得無薄乎兄壽高潛命其子持白金往湖南易棺木製而藏之兄卒悉力喪事哀戚之情同於父母兄有數子析居已而窘乏者過半三老一一調之既與之粟帛足一歲用復與牛種使自為來歲計不能者又調之雖數無衰意子姪後自慚忍乏不以告三老察知之怒其不告復調之是後子姪俱能自力於衣食所居之鄉有婚不能娶者即令具酒食代為請助命置簿於席前書助物若干喪不能葬者亦然當其請助以與為祭稍弗良者置之有愧而求與者一

之權歸焉友人黃六居城市窘於食往造之三老曰故人何踈也開樽罷未敢言三老使子弟探知之曰聞君缺食何不即言隨載糧一車送至其家自後使人察之稍窘即調不待其告也有孔景者亦居城市貧無所營三老請與謀曰吾宅艮方古宅也君有意為隣乎景喜過望三老即命子壻築墻造屋期月而完景挈家以居又慮其不能力田復與子壻約每歲除禾在田者若干畝與之俱令人代為入困而後已居十數年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未幾景妻為親遷於城市每歲供食為定約焉凡僧道來乞者亦必厚與之不留餘積常急用銀數錢探其藏不及一錢門對一池魚不滿尺

不取見牧童獲飛禽走獸雛子者必放之家人嘗有過既
痛決而復哭之怒其弗率而憐其受笞也接人謙恭溫雅
對人子言則譽其父之善對人弟言則譽其兄之善已雖
善蓋一鄉未嘗一言自矜恂恂然可敬可愛也鄉之耆老
皆慕其義取法焉有為不善者率感化或遠去尤敬禮儒
者學正姜志達重其為人數往會焉三老歲供時物如執
弟子禮無事不詣城郭州所官僚尤敬愛凡鄉飲會宴敦
請則一至見則翼翼然卑下小心不問不敏對宴畢即日
而還偶得風疾甚危鄉人一時驚相報至者數百人咸迫
切哀禱於神明日遂愈壽至七十三而終嗟夫三老之行
如此回視古之陳仲弓王彥方亦孰知其先後哉予親見
其人故為之立傳

向孝義傳

向侃字希顏世家廬之巢縣宋元祐中其甚衆鄉人號其
所居曰向家園希顏篤於孝親左右就養凡晨昏之節一
毫不爽尤先意承志喻父母於道日夕惴惴惟恐人之及
親也洎父兄中沒毀形哀痛幾於滅性喪事一遵朱氏禮
居憂三年事無鉅細一一用情親族父老莫不嘆異曰生
長以來見喪親者未有若是詳且盡也從此不與宴樂之
會每歲時祭享輒痛哭無異初喪時娶趙氏尋以疾卒生
一子甫六歲母湯氏臨終謂希顏曰汝若再娶務恤吾孫
希顏泣受教遂終身不復娶君子曰孝子義夫兼有之者

其惟向君乎雖然孝者百行之本而義者孝之推也希顏兄弟五人同居共食怡然和敬至於垂白無間言非孝而能之乎奉使浙江同事者十有七人一人忽嬰疫癘衆皆畏避希顏惻然日具湯藥疾遂愈曾謂非孝之推乎希顏為太學生大司成陳敬宗先生深器重之筮仕靜寧判官廉正慈祥父老舉以手加額曰吾輩生長田野迫於衰暮今日始見慈父嘗董運邊儲夜宿輓車傍與役夫同甘苦人人感激當道者薦擢監察御史冢宰王公知其才行復薦擢澁江知府操履始終不渝其蒞官敬矣可不謂之孝乎希顏嘗推恩及親有勅命之褒未老懇乞致仕優游田里壽七十有三全歸以終其為孝不既大乎希顏從子

黃氏為諸生念其世父孝義恐至漂沒乃不遠數千里
黃氏然則若息者亦可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乎
黃氏母子賢孝傳

黃氏名文父鉉江西新喻人永樂癸巳徙河間之任丘娶孫氏生文甫一歲商於南陽之鄧州守禦所百戶李興見鉉文雅以女妻之未幾歸任丘李氏與孫氏相戾間達於興興遣人取其女還鉉亦隨往時孫氏年二十有四文方四歲鉉別後音問不通孫氏與文母子二人零丁孤苦人不能堪而孫氏奮志成家勤力紡績夜以繼日以供力役之征周永食之費撫育其子年及成童謂所親曰吾聞子弟讀書可以起家今吾備嘗艱辛幸有此子若遣入邑庠

以勗其成天其或者憐吾志乎所親曰此意固善第念爾一子之外更無紀綱之僕子若在官凡百費用尤倍於昔吾恐爾之艱辛未艾也孫乃愀然泣下曰吾已慮之熟矣顧慶子之計莫良於此雖倍艱辛安敢辭同編之人聞之勃然怒曰吾代爾子力役久矣今幸其長不吾累焉而又脫之可乎雖懇情乞惠拒之益堅孫氏憂鬱食不下嚥已而會所親達其情于有司始獲入庠孫氏且喜且懼愈益力生業勵子進學而凡從師親友之需未嘗少乏文亦感激遵母之訓潛心經史但自幼父去嘗問母曰吾父安在母曰汝父世家江西為商河南吾亦不知其所棲矣於是母子相顧潸然出涕以悲正統己巳文以成材貢入太

會天下士子講習一日言及其父不知所在有同舍生三網者鄧州人聞其父名曰吾州百戶李興有壻即此名也非汝父乎文因思母所云大喜曰是也景泰初以謁告歸省至家即白於母徑詣鄧州訪父果在內鄉板橋鉉離其子已三十四年矣一見痛絕方蘇親屬會晤悲喜交集留數月不能同行文復辭父入監天順改元夏吏部掄才以文為兗州府通判乃奉母抵任視篆後即遣人迎父就祿以養父時年八十有五憚於遠涉再迎不起至三母曰汝之孝心盡矣彼有所戀不可再迎文悲思不已曰吾父不來吾即棄官而往闔府官僚咸跪請其母母亦悲感而許之一時見者無不沾襟乃以安車迎至鉉離孫氏已四十

四年矣妻子父母始得會合以遂天倫之樂嗟夫黃氏母
子其賢孝矣我尚非孫氏之賢其子未必成立以有今日
非文之孝其父未必會合以獲祿養遂使零丁孤苦之室
變為團樂歡慶之堂予親見其事因為作傳以告於來世

古穠文集卷之十九